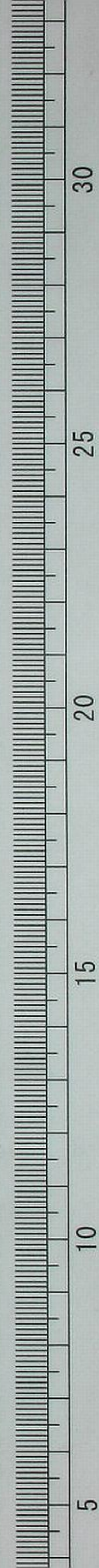


名節錄

一

113
636
1





名節錄

岡田氏藏板

名節錄自序

古人有言。名節者。道之藩籬也。蓋家有藩籬。而可以護貨財。國有名節之士。而可以維持綱常。余嘗閱舊記。至足利氏末。得忠義奇節之士七十餘人。因嘆當時士之仕者。大率矜功爭利。臨難苟免。無有廉耻之心。而此七十餘人者。多出於武夫戰卒。其所行雖未盡合中道。然皆盡忠於所事。不以盛衰存亡變其操。百歲之下。聞其風者。有奮發立志。所謂道之藩籬。而維持綱常者。何可一日無於天

13
636
1-3

大正十五年二月
岡田氏藏板

4 13
636
1

名節錄 卷之一 岡田正成

下也。余之錄之。不獨嘆當時之事。將以警世之懷。祿偷安。靦顏無耻者也。乃集為二卷。題曰名節錄。又間作論以附傳後云。

嘉永三年庚戌秋八月

淡路 岡田僑識

名節錄目次

卷之一

山中幸盛

荒木大藏丞

佐佐清藏

山口小辨

毛利勝永

氏家行廣

槇嶋重利

增田宗重

真野佐太郎

後藤基次

石川重之

成瀬正成

名節錄 目次 岡田正成

鳥居忠廣

中山家範

狩野一菴

間宮好高

佐野了伯

武田信繁

仁科信盛

馬場信房

高坂昌宣

卷之二

宇佐美定行

杉原親憲

小嶋一忠

竹股朝綱

岡左内

佐久間十藏

松平市左衛門

篠岡平右衛門

金上盛備

黑澤甚兵衛

車善七

奥村永福

横山長知

飯田覺兵衛

森本義大夫

貴田孫兵衛

三宅喜藏

福嶋丹波

大崎長行

熊澤半右衛門

林新右衛門

可兒吉長

小田孫兵衛

上田重安

川村權七

佃一成

卷之三

栗山利安

村田吉次

恒屋善七郎

小河傳右衛門

芳賀内藏允

井戸龜右衛門

藪内匠

矢野正倫

真鍋貞成

松野主馬

田中内藏丞

友田吉直

渡邊了

孕石備前

廣瀨左馬助

菴原助右衛門

黒田彦左衛門

廣田圖書

池田市郎兵衛

吉田助左衛門

市川茂右衛門

蒲生郷舎

嶋清興

小幡信世

米村權右衛門

名節錄目次終

名節錄卷之一

山中幸盛

山中幸盛稱甚次郎。後更稱鹿之介。尼子氏臣也。自幼勇彊。力兼十夫。胄裝為肥形。成在月初。因拜月禱曰。願不出三旬。以勇名聞。未幾。從尼子晴久。子義久。入伯耆。攻小高城主山名氏。獲其驍將菊池音八。時年十六。由是名聞隣國。後常拜初月以

終身云。

參取太閤記及南郭所撰山中氏祖祠記。按祖祠記云。尼子經久卒。子義久立。誤也。

義久即晴久子。而經久曾孫也。今據尼子系圖改之。

永祿三年。晴久卒。義久

立當是時。毛利元就。并安藝石見周防長門諸國。數來攻。而尼子氏勢日削。五年。元就大舉入出雲。攻下諸城。為持久之計。幸盛從義久。數出拒之。連年攻擊。我軍每戰不利。諸將多叛降元就。八年。元就復來攻。次洗骸。分兵塞糧道。救援四絕。國中諸城皆不守。義久僅保富田一城。明年十一月。城中食竭。義久終降元就。元就以義久歸。將士皆降。獨幸盛與立原久綱。橫道源助兄弟。從至杵築而亾。周流北陸關東。遂隱京師。陰圖興復。十二年。幸盛

源太兵衛久綱

式部少輔誠久
助四郎勝久後
稱左衛門

聞毛利氏與大友氏構兵於筑前。欲乘間復出雲。索故尼子氏族。尼子誠久子為僧隱京師者。奉為主。更名勝久。招致舊臣。得二百人。六月。奉勝久入出雲。夜使人馳呼曰。尼子勝久復歸。先至者有賞。後至者斬。於是遺臣來集三千人。隱岐為清。以三百騎來屬。攻下新山城。未次據之。旬月間。連下六城。國中響應。伯耆石見亦多送款者。幸盛謀攻富田城。城將天野隆重詐請降曰。吾孥在安藝。若速降。恐見種族。請進攻城。一戰藉口。然後降。幸盛信

之。使秋宅菴之助將二千人圍城。隆重出戰。我兵敗。石見人服部某。安藝人小田某。合兵三千來援。富田幸盛與立原久綱。橫道權之允等。逆擊敗之。斬小田。餘衆潰走。幸盛恚爲隆重所誑。與久綱等屯淨安寺。伏兵富田城外。覘城兵出要擊。隆重覺之。出射手射伏。伏走。幸盛進戰不利。收兵退。伯耆大山僧徒送款。請導我兵。幸盛將略伯耆。會隱岐爲清以三保關叛。乃與久綱等航海。攻爲清於三保關。時後軍未至。幸盛戰敗。兵散走。匿林中。旣而

後軍至。擊爲清走之。幸盛乃出。俱追。北大獲而還。元龜元年二月。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輔元就孫輝元。以兵一萬三千來攻。勝久令幸盛。久綱等將七千人。邀拒之于富部山。大敗。幸盛從勝久保新山。時諸城兵皆潰。八月。輝元留元春而去。二年。幸盛與橫道源助等攻羽倉城。縱火。元春兵來救。幸盛乃解去。六月。元春入伯耆。將攻大山。幸盛據末石城。爲大山應援。元春聞之。議曰。勝久所以爲我患者。以幸盛爲之謀主也。幸盛就擒。雲伯不足慮。

乃宣言攻大山而急圍末石築井樓瞰射城中幸
盛窘窮詐降密馳入報勝久路為敵人所執於是
置兵守幸盛幸盛佯疾夜自廁中逃奔美作遂至
京師勝久亦不能守新山棄城間行至京師幸盛
乃從勝久歸織田信長吉田物語按祖祠記以尼
子勝久為國久子誤也國
久即誠久父而勝久祖父也又以勝久入
出雲為攻鳥取之後係天正三年亦誤天正二
年幸盛從勝久如丹後先是因幡山名禪高為其
臣武田豐前所逐在丹後幸盛謂因雲接疆若
助此人使得復歸因為後圖則我事成矣乃說禪

高禪高大喜遂與俱入因幡密招士眾起兵與武
田氏戰大破之斬豐前父子取鳥取城納禪高既
而幸盛與禪高生隙復還丹後祖祠五年冬幸盛
從織田氏將羽柴秀吉略播磨下上月城秀吉令
幸盛守之幸盛奉勝久同守六年四月毛利氏與
宇喜多氏合兵來圍上月幸盛告急秀吉秀吉赴
援以兵寡不敢戰請援信長信長使其子信忠赴
援尋還軍不果救七月城陷勝久自殺信長記臨
秀吉譜臨
死賜幸盛佩刀而訣且曰勿死後事唯藉汝幸盛

泣曰。死臣分耳。臣死誰為我君報仇者。乃復詐乞降。欲赴安藝謝恩。因伺其間。路出備中阿部。毛利氏覺其有異志。使人誘致阿部水上殺之。死時尚殺傷數人。時年三十四。幸盛長身傀偉。其怒鬚髯悉張。殺者以為異。剔之傳觀。試以鬚莖刺窓紙。銳利如鍼云。參取吉田物語。祖祠記。

論曰。山中幸盛之起兵也。世或擬之伍子胥。張子房。子胥借吳以覆楚。子房借漢以斃秦。雖所行不同。皆能得為己所欲為。而幸盛獨不得遂其志。豈

時勢有難易。而成敗不可預期耶。余獨嘆幸盛遇尼子衰亡之時。在富田圍城中。盡守禦之術。百敗不挫。城陷後。猶謀燃餘燼以復尼子氏。奔走但因播備之間。流離顛沛。死而後已。雖事不成。其忠節固當不愧二人也。

荒木大藏丞

荒木大藏丞。細川高國臣也。大永六年七月。高國聽讒。殺香西元盛。其兄波多野植通。與弟柳本彈正。以丹波叛。高國令細川尹賢將兵擊之。大藏丞

四郎左衛門元盛
備後守植通
右馬頭尹賢

左衛門尉勝長

及藥師寺九郎左衛門等屬焉。十月尹賢攻植通於八上城。使大藏丞等攻彈正於神尾寺城。會赤井時家援彈正。軍不利。大藏丞與九郎左衛門苦戰卻之。斬首二百級。高國賞之。為安藝守。七年二月。彈正與三好勝長等入京師。大藏丞從高國拒之于桂川。大敗。重編應仁記大藏丞謂眾曰。臨危逃死。非義也。我將留死。以免主公。孰能從我者。眾奮請從。於是留拒阿波丹波兵。健鬪死之。從兵盡死。高國得間走近江。大藏丞素愛士。與同艱苦。嘗有外

親與部卒同病疫。大藏丞厚視其卒。踰於外親。外親憾之。大藏丞曰。姻家貴人。我雖不問病。固不乏使令。某者貧賤。貧賤者人踈之。我若不之恤。孰恤之者。且姻家雖親。所守各異。一旦有緩急。安為我致死。與我共死生者。獨斯輩已。我安得不恤乎。士卒聞之。皆感泣。常山紀談

佐佐清藏 山口小辨

佐佐清藏。佐佐成政姪也。仕織田信忠。為近昵。山口小辨。伏見民家子也。貌端麗。信忠以其異於眾。

收爲近昵。清藏善散樂。小辨善歌。共得寵幸。二人從信忠攻高遠城。先登。信長召二人各賜刀一口。謂小辨曰。汝以年少先鞭壯士。其功偉矣。謂清藏曰。汝則成政之姪。其建殊功。固宜。後明智光秀謀逆。攻信長於本能寺。弑之。遂圍信忠於二條城。事起匆卒。從臣單衣出戰。清藏謂小辨曰。我曹不介而死。其屍可醜。請介而死。二人乃共出戰。各獲一甲首。入城取其甲。自擐。復出共拒賊。力戰死之。時年皆十六。觀者流涕。武邊咄
開書

論曰。自古以面首被幸者。大率恃寵弄權。馴致禍敗矣。織田右府父子皆有幸臣。如森蘭丸。頗得小心。謹厚之名。然觀舊志所載。右府嘗陳珍玩。謂蘭丸曰。汝所欲得。吾輒予之。蘭丸曰。臣所欲得。不在於此。願得賜近江志賀郡。右府許之。是時志賀爲明智光秀屬邑。光秀聞之。疑懼。則其弑逆之禍。未必不兆於此也。余獨有取於佐佐清藏。山口小辨者。以垂髫柔曼之質。建蹀血先登之功。臨匆卒之變。猶愧沒後之容。其志操勇烈。出於天性。亦可以

見信忠之養士有素矣。

毛利勝永 氏家行廣 楨島重利

豐前守勝永
壹岐守勝信

毛利勝永。豐臣氏臣也。父曰勝信。為小倉城主。關原之役。勝永應石田三成得罪。與父勝信俱放於土佐。勝信尋病沒。及大坂之役。作勝永謂其妻曰。我得罪久困於此。今有所思。然難公言矣。妻曰。士遇世變窮厄何足憂。願聽其意。勝永曰。我家世以武顯。大丈夫安鬱鬱沉淪邊土。我欲為豐臣氏死。然我若去。汝愈窮困。因愴然涕下。妻哂曰。妾雖不

修理大夫忠義
後侍從兼土佐
守

似為士家婦。是何足為意。願良人為王致忠揚家聲。勿以妾為意。勝永大喜。乃潛如大坂。土佐國王山內忠義遣兵拘其妻子。聞之。東照公。公曰。節士之志可憫。特命釋其妻子。夏役。勝永與真田幸村。後藤基次等。各將一面。基次軍大和口。五月五日。夜。勝永與幸村。至基次營。議曰。明日合我兵三萬。踰國分山。直衝前將軍營。決戰。非獲其首。則授我三人首。約期而去。黎明。勝永進陣藤井寺。會基次。肩夜出。失道。至古市。與陸奧美濃諸軍戰而死。東

軍競進幸村擊伊達氏兵卻之至勝永陣握手流

涕曰恨誤期基次戰沒事不成也常山紀談本書古市作道明寺

今據難波戰記改之毛利一作森森與毛利相近或曰勝信初森氏後因秀吉命與安藝毛利

氏合族改七日勝永將五千騎陣安部野淺井周

防竹田榮應陣其前勝永與東將本多忠朝戰真

田信吉松下重綱淺野長重援忠朝勝永子式部

橫擊斷之忠朝敗死小笠原秀政率騎兵三千與

二子忠脩忠政擊破榮應軍進與大野治長戰勝

永急提精兵拯榮應橫衝秀政陳大破之斬秀政

出雲守忠朝

兵部大輔秀政

忠脩乘勝鼓行直逼東照公麾下與其前軍秋

田實秀松平忠政立花宗茂本多正純正純弟忠

純等接戰忠純拔隊前進勝永擊走之日已過午

兩軍鏖戰互有勝敗東軍誤放銃後軍有訛言東

軍騷擾勝永乘之殺傷甚衆既而東兵益至城兵

無繼乃走入城城即陷秀賴自殺勝永及式部死

之烈祖成續

氏家行廣稱內膳父曰常陸介齋藤氏臣也後仕

織田氏以勇顯生二子長左京亮次為行廣及織

常陸介號下全

田氏亡。二子俱仕豐臣秀吉。左京亮蚤沒。秀吉命行廣承父後。與京極修理。朽木兵部。並爲近昵。祿各萬石。小田原之役。俱從宿草津驛。酒間戲謂館人曰。我三人者。孰能建功。稱殿下意。汝宜屬盃於意中人。館人不敢答。強之。館人乃熟視屬盃。行廣曰。君必建殊勲。爲桑名城主。無幾。行廣果以功封桑名。食五萬石。館人聞之。來桑名拜賀。行廣勞之。而不甚賞也。左右交謂曰。嚮館人稱君。今果有驗。如宜優賞。然行廣曰。戲言偶中。何足深賞。若以一

言之中。遽加重賞。則自父兄時。積功累勞者。將何以賞之。顧疇昔盃酒之歡。亦不可忘。因命爲西道館主。行廣爲人勇決重義。關原之役。東照公使本多忠勝招行廣。行廣曰。吾受豐臣氏恩眷。義不敢奉命也。及事平。致城去。流寓若狹播磨之間。大坂冬役。公使人召行廣。行廣辭之。夏役。公復使板倉勝重諭行廣曰。肯來。封爲十萬石侯。行廣堅辭之。而潛入大坂城。五月七日。城陷。豐臣秀賴將自殺。命行廣及淀妃。行廣乃到淀妃而自殺。生

四子長曰左近。次曰內記。季曰八丸。皆坐賜死於京師妙覺寺。時八丸猶幼。臨死。左近慮其畏懦。失度。顧八丸促自裁。八丸曰。弟未知自裁之儀。請視阿兄所為而從焉。左近乃袒。倒執刀曰。當如此。即割腹死。內記次之。八丸神色不變。如兄之儀而死。觀者流涕。第三子為東叡山主天海弟子。天海為乞哀。公曰。行廣不忘故太閤之恩。可謂義士矣。豈可復戮遁世之兒哉。特命宥之。明良洪範

槓島重利。稱玄蕃允。豐臣氏臣也。大阪之役。有讒

其通東軍。大野治長使真野賴包。野野村雅春捕之。時重利屯城西。賴包等率兵圍之。詰問曰。有告子通敵。果有之乎。重利曰。事已至此。何須分疏。夫烈士之所恥。無甚於使主公疑之。故田光為燕丹死。苟生狐疑之間。受不令之名。不如死也。將自殺。賴包等遽止之。知其無異志。釋之。重利初仕速水甲斐。後擢為隊將。為人忠正有勇。及城陷死之。難波

戰記

論曰。自古國之所以衰亂敗亡者。多因弱主受世。

母后臨朝。奸臣專權。有一於此。國欲不亂不可得。况三者備焉者乎。若大阪乙卯之役。可謂備此三者矣。當是之時。豐臣秀賴孱懦。事皆決於淀妃。與治長。斥逐忠貞。寵任佞邪。紀綱大壞。其守城者。大率烏合之衆。慕祿畏死。覲然無恥。臨危爭先而走。其終始守節。視死如歸者。木村重成。真田幸村。後藤基次。毛利勝永。氏家行廣。榎島重利。是數人者。或守城而死。或殞身行陳。要之不愧。梁王彥章。劉仁贍。元王保保之徒。是三人者。皆爲晉王明祖深

仇。而或歎其抗節致忠。或稱爲奇男子。豈非以其能盡忠於所事故哉。初。東照公招降重成。幸村基次。行廣等。皆不奉命。及歿節。歎息深惜之。嗚呼。其所以深惜之者。卽晉王明祖之心也。其爲萬世人臣勸忠義至深矣。余故詳記基次。勝永。行廣。重利之事。以彰其忠節。至重成。幸村。事跡昭然。在人耳目。余不復記也。

增田宗重

增田宗重。稱兵大夫。後更稱兵部。關原之役。父長

平三郎行尚

盛得罪奪封。放于武藏岩槻。大納言尾張侯義直召宗重祿之。元和先鋒錄。宗一作盛次。大阪冬役從軍。聞城兵勝則喜。敗則憂。監使白其狀。夏役。東照公命宗重曰。汝欲屬大阪。亦任爾意。宗重悅。乃請入城。豐臣秀賴嘉其忠。賜以錦袍。五月六日。宗重與藤堂氏兵戰平野。不利。為磯野行尚所獲。明日城陷。勇士物語。長盛在岩槻。聞城陷自殺。明良洪範按。一言集。盛之死。不詳。或以為病死。或以為自殺。與本書合。可從。宗重之與行尚鬪也。不名而死。人無知其為宗重。經數歲。有一老婦

詣行尚。請謁曰。聞乙卯之役。君獲一錦袍。將然乎。曰。然。曰。願得觀其袍。行尚詰其故。老婦曰。妾故增田兵部乳母也。兵部之入大阪也。右府手賜錦袍一領。刀劍二口。付騎卒三千。命為隊將。五月六日。冒夜赴平野。不復還。人或告其戰死。妾欲索屍殮之。而不能得。日夜憂悶。空度歲月。頃聞君獲錦袍。將。無知其姓名。妾意是必吾主。欲一拜遺物。是以跋涉至此。因語其服色。及款識甚悉。行尚乃出示戰袍刀劍。老婦觀之。悲哀號慟。行尚憫然。予之以

一刀初行尚以大阪之役有功。食祿七百石。至是藤堂氏加賜三百石。為火器隊長云。先鋒錄

論曰。增田長盛之死。或云東照公賜死。以子宗重屬大阪也。余以為不然。宗重屬大阪者。由有教命。非長盛之所使也。豈容罪長盛乎。余按舊記。長盛之在岩槻也。會大阪之役作。公傳命長盛曰。子受故太閤之恩。亦情義之所難違。須屬大阪。長盛對曰。臣老矣。無能為。適足以益羞辱。惟當老于此耳。由是觀之。不獨許宗重屬大阪。亦許長盛也。

此非以至公之心待豐臣氏舊臣耶。既已許之。又追而咎之。理之所必無也。然則長盛何以自殺也。曰。彼非能忠於豐臣氏者。然一旦觀主家之亾。不能自安。因殉之耳。抑雖宗重生。死未分明。長盛知其非苟免者。故聞城陷。乃絕望。自引決歟。此未可知也。而宗重之不名而死者。蓋慮父聞已死而傷之也。故晦其跡以安父意。其情可憫也已。東照公賜長盛自殺。見武德編年集成。命長盛屬大阪。見明良洪範。

真野佐太郎

山城守正信幼稱小傳次大納言義直異父兄也父政時事上杉氏歿正信從其母事東照公母得龜生義直

真野佐太郎豐臣氏臣也。關原之役。長束正家聞竹腰正信在志水善九郎家。誘捕幽之于大阪邸。令佐太郎監守。佐太郎憐其幼。撫視特厚。既而西軍敗于關原。正家自殺。正信得解東歸。佐太郎去而流落諸國。大阪之役。佐太郎入大阪。屬七隊將真野賴包。正信從。東照公攻城。城陷。佐太郎拒戰。被劊而仆。東兵將及之。正信適見之。曰。汝非佐太郎乎。叱兵勿及。扶掖歸營。請宥其死。特旨放之。正信謂佐太郎曰。吾欲報汝德。他日宜來問吾。因與

書寫山在播磨

刀一口。金若干。佐太郎辭不受。強之。乃受刀而去。後入書寫山中。削髮號暫夢。尋如肥後。造一茅菴于下里住焉。竈突蕭然。饑寒不支。或謂之曰。子盍作一封書。報之竹腰氏。必得安富。暫夢哂曰。吾豐臣氏臣也。豈從人乞憐乎。後病沒。鹽尻

後藤基次

後藤基次。稱又兵衛。仕黑田孝高。為人壯武有膽略。天正十五年。孝高封豐前六郡。攻國內不服者。城井谷友房。負險不服。基次從孝高擊友房。不利。

基次被創仆溝中。既而蘇出溝歸。鎧冑皆朱殷。孝高喜曰。我以汝為死。不意全也。時軍新敗。士卒皆有憂色。基次意氣自若。曰。請亟議戰。孝高曰。疾明日議。基次曰。明日無佗奇策。難以就功。不如今夜襲賊不虞。孝高曰。奈兵疲何。基次曰。臣被創不敢寧。臣請為先鋒。即鞭馬而馳。眾奮繼之。遂擊破友房。武將感狀記。本書城井谷作紀伊。蓋城井。朝鮮紀伊邦訓相通。遂訛為紀伊耳。今改之。朝鮮之役。從孝高長子長政與明將解生戰稷山。有功。朝鮮征伐記關原之役。從長政赴美濃。及福島正

則池田輝政等。及岐阜。長政與藤堂高虎。田中兵部等。留備大垣。犬山。犬山戍棄城遁。於是長政高虎等赴岐阜。至合渡川。會岐阜既下。大垣敵聞之。赴援。島津氏石田氏前軍亦至。兩軍隔川而陳。諸將議戰。曰。濟川利。或曰。不濟利。議不決。時基次從長政在下坐。高虎遙望基次。呼而進之。問計。基次對曰。是非論利害之時也。諸公既不及岐阜戰。今既過日中矣。而猶豫不斷。內府聞之。其謂之何。今日之計。唯有急濟川決雌雄。以是川為死所而已。議

即決遂濟川而戰大破之。武邊出開書。智將。九月。名言集。常山紀談。

十五日從擊石田三成於關原長政素與三成有

隙且以兇徒之魁也欲親擊之以償宿憾預擇驍

銳十五人戒曰臨戰勿離左右若離群獨戰雖獲

大將不得為功於是君臣一心衝突三成陣大敗

之基次及生田小屋之助等皆在選中健鬪獲首

級。關原記。後長政與細川忠興生隙築砦于黑崎

及高取小熊以備之命基次守小熊先是基次長

子隱岐得罪奔攝津基次屢乞哀不釋基次恨之

次子又市善擊鼓會祇園祠張散樂長政命又市

擊鼓又市愧與優人伍潛至小熊謀之基次大恚

曰隱岐不得赦今又待兒如此事可知矣乃挈家

走小倉仕細川氏長政大怒遣使細川忠興逐基

次忠興不肯將用兵東照公聞之制止兩家命

忠興逐基次忠興不得已出基次以兵護送臨別

謂基次曰吾憾愈深必將有事顧策安出基次對

曰微君言臣固將獻愚計今以君之衆與黑田氏

抗君必敗何者君之國小而彼之國大也然擒黑

田氏

田公亦太易耳。若果與彼戰，君宜擇銃手五十人，橫擊其前隊。黑田公爲人豪強，每戰先衆而進，掩而擊之，擒之必矣。旣別，忠興歎曰：渠本不屑黑田氏而去，而仍不忘揚故君之美也。咄開書名言大集常山紀談 阪之役，基次應大阪。大野治長等大修守備。東照公自率諸侯伯西上。基次與真田幸村等建議曰：德川公不日至天王寺，及其未陣，襲之必克。治長不從。東軍盡至，列營四外。十一月，令福柵爲東將，佐竹義宣所破。木村重成出拒。基次援重成，泛

舟澤中，放銃橫擊義宣陣，中流丸傷焉。旣而以柵難守，棄而入城。葦島博勞皆陷。池田淺野諸將自西北進，城中議曰：西砦皆陷，敵兵寢逼，船場天滿難守，不如撤之。戮力根本，乃使基次及毛利勝永往燒廬舍，収兵。基次揀壯士伏之，曰：備前兵必來。汝等努力。池田忠繼在福島，望烟果欲馳入船場。其將花房職之諫曰：基次多畫策，必有伏兵，乃止。治長受寵淀妃，驕矜日甚，數沮軍謀。諸客將所陳一切不從。基次快快，夏役。基次率兵一萬四千，軍

平野薄田兼相渡部尚等繼之。東照公使人誘降基次許以封土。基次不肯。五月五日。基次勒兵夜發。失道至古市。黎明與陸奧美濃伊勢諸軍戰。被創盡。其兵騎僅十一。裏創復進。中銃墮馬。還至柏原死。兼相亦死。難波戰記及城陷。隱岐見捕。不屈。自殺。初。隱岐奔攝津。匿木津。一日。從一小奴入市。會有二賊殺人。走入酒庫中。閉戶自拒。吏不敢入。隱岐謂吏曰。欲生捕之耶。將殺之耶。吏曰。殺之。隱岐蹴戶跳入。斬一人。捕一人。出附之吏而去。路遇

片桐且元。且元嗟嘆。問其名。不應。使人蹤之。贈米酒。受酒還米。明日。且元自來。固問其名。隱岐乃告之。且元予金二百兩。徙堺浦。及軍起。從父在城中。終死難。東照公嘉基次忠節。特宥其子孫。又市仕細川氏。其弟曰三浦次郎兵衛。仕松平光仲。參取咄聞書。勇七武功傳。

論曰。後藤基次。以小嫌怨其君去國。而欲仕其君之所仇。雖有功。何足稱哉。而余所以為之立傳者。特取大阪之役。殉節耳。夫君子之於人也。揚其長。

恕其短。故人悔過勸善。且基次之所以去黑田氏者。非專以其子得罪故也。余嘗按舊記。長政嘗問其臣曰。當今可代我而將者誰也。菅正利對曰。後藤基次。其人也。長政默然。則知長政之不憚基次久矣。孝高將死。謂長政曰。汝有勝於我者。亦有不。如我者。陷堅摧銳。我不如汝。任用才能。得士卒歡心。汝不如我。嗚呼。基次所以見遇於孝高。而不見遇於長政者。其以此歟。要之。基次任俠抗直人也。其倨傲不羈。不守禮節。或有之。臨危苟免。覲顏慕

祿。則斷無之也。方黑田細川二氏生隙時。若使黑田氏弱。而細川氏強。基次必不去。此就彼。亦猶大坂之役。矢不負西之弱。而應東之強也。隱岐嘗受豐臣氏恩。及事起。與父俱殉難。可謂不愧為基次之子矣。

石川重之

石川重之。號丈山。參河人。父曰信定。其先出於源義家第五子石川義時。義時後十五世曰信貞。信貞生信治。為德川氏臣。信治子曰正信。事瑞雲

嘉右衛門重之
左兵衛尉義時
大炊助信貞

公從攻安祥有功後從東照公成長久手之役

其子信定生三子長為重之丈山墓誌銘本書以石川義時為源義家

第六子今從人見友元所著丈山年譜重之少時豪放不羈父信定

嘗曰之兒當為天下所稱不則為惡漢重之年十

六遭父喪東照八分口為麾下士後列近臣重之折節

恭慎公愛之常侍左右慶長十二年冬從在駿

府適府城火延及閨內公子賴房幼在襁褓乳母

抱之逃火急躊躇鷹架側重之聞悲泣之聲趨

出自抱賴房攜乳母灌衣被之因得免賴房大

夫人厚贈物報之公聞之大悅後賴房封于水

戶德重之欲召用之大納言紀伊侯賴宣亦請之

公召重之重之夙有退隱之志辭之年譜大阪夏

役重之從西上至京師病疫公憫之命侍醫治

之未驗適其母自江戶遺書曰汝家世蒙國恩若

是役無功何面目再見母重之疾方篤使人讀

其書聽之流涕無言五月五日公發二條城重

之聞之力疾輿從焉公過東寺望見怪之使人

就觀之則重之也公驚曰聞彼病殆死何以至

星田在河內

此也是夜。公舍星田召重之慰勞。謂左右曰。彼得武門冥助矣。因語重之父祖戰功。明日。至大阪。七日黎明。重之獨騎過前田氏營。偽稱使者。直馳赴岡山。獲一首級。適有一騎來爭其首。重之棄之。又馳入黑門。斬佐佐某。又進斬一人。重之臣十三郎。姓關亦得首級。重之付首從者。徐出門退。遇遠藤但馬守臣池田勝兵衛。見之嗟嘆。勝兵衛亦獲一首級。重之復過前田氏營。視首級前田利常而還。不言其功。前田氏將本多安房與重之有舊。謂曰。

子盍上聞以寡君為證。重之曰。我豈為名利乎。是役。麾下士得首級者。間宮權左衛門。豐嶋主膳。及重之。重之獨以其違令也。賞不及焉。重之之在駿府。與清見寺僧說心友善。及赴大阪。謂說心曰。師若聞是役親兵中有獲首級者。則其一人必吾也。果如其言。參取年譜。常山紀談。軍平。重之棄官隱京師。以文藉自娛。元和二年。聞母有疾。晝夜兼行抵江戶。侍母疾太勤。後疾愈。親戚舊故交勸再仕。重之不肯。復如京師。與林信勝。菅玄同。堀正意等結交。重之

信勝字子信號
羅山後道春

玄同字子德號
得齋
正意字敬夫號
杏菴
肅字欽夫號惺
窩
周防守重宗

素信禪教。信勝勸重之見藤原肅。重之見肅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專修洙泗之道。所司代板倉重宗。重其為人。厚遇之。年譜重之嘗應藤堂高虎聘。為客將。食三千石。後有故去。鹽尻視聽錄重宗薦之淺野長晟。重之以母老。應其招。如安藝。長晟遇之以賓禮。寬永十三年。母沒。重之請去。不許。初。重之如安藝也。與信勝玄同別。曰。是行非我志也。母終。天年則退矣。是歲。信勝在江戶。聞重之居喪。以前言語所識。黑川壽閑。壽閑告之。重之。重之曰。林氏之言。

然是我宿志也。乃屢請去。不許。於是託言浴有馬溫泉。去。復隱京師。板倉重宗待之如初。每會客。輒請重之。延之上坐。後重之築堂。叡山麓。一乘寺村。居焉。名詩仙堂。楣間圖漢晉唐宋詩人三十六人。自錄各人詩一首。蓋做三十六歌仙云。承應元年。重之欲還參河。請之重宗。重宗不許。重之恚曰。我不復渡鴨水入都矣。因作和歌示其意。後光明天皇聞重之善隸書。詔索之。賜酒肉。寬文十二年五月沒。年九十。重之乘輿賦詩。有覆醬集。行于

世參取年譜
常山紀談

成瀨正成

成瀨正成稱隼人德川氏臣也。長久手之役，從東照公獲一甲首獻之。時年十七。公奇之，命留麾下。既而我前軍不利，正成欲出戰，其圍叩馬曰：君已有首級功，可以已矣。正成怒曰：畏死忘義，非武也。惟當進勦敵而已。圍人猶孿轡，正成益怒，以刀脊擊之。公望見曰：是壯士死所，須從其志。圍人乃縱轡，正成直馳衝陳，奮戰卻敵。後公擢為

隊將。曰：隼人長久手之戰，不愧老將也。

武將感狀記 豐

臣秀吉在大阪，嘗命德川氏將士習騎，自登千貫櫓觀之。有騎驪馬者，問之曰：成瀨正成，問祿曰：二千石。秀吉曰：佳士，若仕我，封五萬石。公聞之，謂正成曰：汝能事豐臣氏，富貴立至，我亦悅焉。正成流涕曰：是何言也。臣雖不肖，豈貪祿忘君乎。願自殺以明臣赤心。後公謂群臣曰：可以託三尺之孤者，正成也。常山紀談 大久保忠鄰之得罪在彥根也。上書駿府訴冤，左右皆懼不敢通。正成奮然獻其

相摸守忠鄰

名節錄 卷之二 武田氏

書且為申理。寬永系譜公嘗命松平康重永井直勝

為公子義直賴宣傳。二人俱固辭曰。臣等願得在

麾下雖執賤役不辭也。公不能強而憂思形于

色。正成聞之與安藤直次謀請傳二公子。公大

悅乃以正成傳義直直次傳賴宣。駿河土產

鳥居忠廣

鳥居忠廣稱四郎右衛門德川氏臣也。三方原之

役東照公使忠廣往覘武田氏陣還報曰。敵軍

甚銳。戰必不利。請速收兵。公叱曰。我以汝為勇。

帶刀直次

今何怯也。敵蹂躪我邑而不敢擊之。不如死也。忠

廣曰。臣能度成敗而言之。君反以為怯也。乃與成

瀨正義等俱出戰死之。先戰一日。忠廣與正義爭

先鋒將鬪。傍人和解之。忠廣謂正義曰。大敵在前。

一士尚可惜。令我與子以私鬪死。不忠莫大焉。死

一耳。明日同死。敵何如。正義意解。乃與訣飲。旦日。

正義受命。監織田氏援軍。忠廣監我前軍。二人既

誓必死。俱馳入敵軍。忠廣獲三甲首。還視正義。正

義亦獲三甲首。二人晒棄首級。又馳入敵軍。忠廣

名節錄 卷之二 武田氏

名節錄 卷之二 陸奥守氏輝

又獲一甲首。索正義。有告正義。肩山形氏陣戰死。忠廣曰。成瀨先我乎。廼揮從者。還聞其狀。直衝信玄。麾下死之。常山紀談

中山家範 狩野一菴

中山家範。狩野一菴。皆北條氏輝臣也。小田原之役。氏輝使橫地監物。及家範一菴。留守八王寺城。豐臣氏將上杉景勝。前田利家。帥師來圍。家範一菴謂眾曰。我受奧州厚恩。今敵來迫。是效節致命之秋也。汝等欲逃則逃。我不汝恨。眾感激請其死。

陸奥守氏輝

助六郎昭守 左助信吉

既而外兵蟻附。攻城甚急。家範一菴拒戰死之。士卒三百人悉死。秀吉譜及事平。東照公收一菴子

主膳家範二子。昭守信吉。祿之。信吉稱備前守。後諸家大秘錄更稱勘解由。常侍左右。慶長之初。從公

在伏見。有盜與群下雜居。欲竊佩刀。信吉見之。赤手縛盜。眾服其勇。公嘆賞曰。吾且用汝作舟楫。

乃命為公子。賴房傳。賴房封于水戶。年幼未能就國。信吉奉命往視國政。奉上接下。眾士倚賴焉。山羅

文賴房稍長。喜任俠。好奇服。裝佩刀以黃金。信吉

名節錄 卷之二 陸奥守氏輝

數諫不聽時。公既薨。台德公聞之不懌。召信吉。信吉入見。閣老曰。殿下所以召臣者。問寡君之事也。以實對。是彰主過也。不對則欺上也。進退維谷。不如屏居。俟罪。乃趨出。閣老留之。不聽。歸見賴房。具白其狀。因大諫曰。臣死不足愛也。獨所憾者有三焉。臣不肖。不能讜論。嘗言以匡君過。一也。先公命臣以輔導之任。而亾狀至此。深負付託之意。先公而在。何面目見之。二也。左右小人。迎君之惡。虧損盛德。臣非不知也。而不能誅之。三也。臣雖死。

遊魂不離左右。願君悛之。賴房大感悟。直推金裝刀。脫奇服。賜之左右。謂信吉曰。自今而後。吾能自新矣。初。信吉之出也。閣老以聞。公悅曰。賴房行事必悛矣。果如其言。駿河土產賴房多子。而未置嗣。大猷公命信吉擇諸子。信吉至水戶。見諸公子。察其賢否。諸公子皆修飾出見。公子光國甫六歲。見信吉呼翁。直把盤上打鯛。賜之。信吉大喜。抱光國曰。真我嗣君也。乃還白之。遂立為世子。即義公也。

世稱其識鑒。義公行實

問宮好高

問宮好高。稱豐前守。北條氏臣也。豐臣氏之討北條氏也。好高與子武部孫彥次郎屬北條氏。守山中城。彥次郎時年十五。好高誠之曰。敵勢方張。吾知不免。汝宜速如小田原。從主公生死以之。彥次郎曰。今事急。假令兒在外。猶當赴父祖之難。況同在一城。豈可復離左右哉。固請共死。好高瞋眼曰。吾何嘗教汝偷生。顧國家之計如何而已。汝執拗不從命。情義自是絕矣。彥次郎垂泣而去。於是

好高與武部出守岱崎砦。力戰死之。

關東古戰錄

佐野了伯

佐野了伯。佐野城主。佐野宗綱弟也。削髮為天德寺主。天正十三年。宗綱沒。無嗣。了伯欲以佐竹義宣之族為嗣。其老大貫某。竹澤某等不肯。迎北條氏政。弟氏忠立為嗣。了伯怒。去如京師。隱黑谷。藩譜。本書唯書天德寺而已。不載其名。今據關東古戰錄書之。按烈祖成績。天德寺者。宗綱父小太郎昌綱弟也。未。知。是。否。及豐臣秀吉征北條氏。召了伯為鄉導。招降佐野氏舊臣。時氏忠在小田原。留守將士皆

應了伯獨大貫氏不從乃攻殺之秀吉以了伯為
 佐野城主了伯辭之請以富田左近將監次于政
 綱為宗綱後許之藩翰譜成績按古戰錄秀吉滅北
 條氏使了伯還俗為佐野城主受
名政了伯為人智辯重義嘗招琵琶法師演平語
 曰為我奏悲愴曲對曰諾乃奏佐佐木高綱宇治
 川曲了伯愴然涕下奏闕又請一曲奏那須宗高
 扇的曲復愴然出涕後語左右曰前日平語於汝
 如何咸對曰絕妙獨怪二曲皆勇氣奮發快人胸
 懷而君獨悲之何也了伯歎曰吾今而後知汝輩

皆不足賴也夫高綱所騎之馬源右將不予之其
 親弟與其寵臣而獨賜之高綱高綱矢右將曰臣
 不先衆騎渡宇治川不復生還如宗高亦然源判
 官熊貌之士固不乏也而宗高拔於衆獨騎向海
 中兩軍皆息戰觀焉當是時若射不中宗高必割
 腹死二子者先決之胸中矣以是察其情我安得
 不為之悲哉我臨戰常以二子之心為心故聽其
 曲不堪其感汝等勇唯任血氣非出其實臨事豈

足恃哉常山紀談

武田信繁 仁科信盛

武田信繁。武田信玄弟也。父信虎愛信繁。欲立為嗣。群臣皆服信玄。信玄終逐信虎自立。信繁事信玄謹慎。數有功。信玄亦不之疑也。駿臺雜話天文十四年。信玄使信繁平諏訪賴茂餘黨。甲陽軍鑑二十三年八月。從擊上杉輝虎於川中島。敗之。乘勝追躡。既而敵將宇佐美定行橫衝我軍。我軍不利。濟御幣河退。輝虎獨騎來薄麾下。拔刀斫信玄。信玄扞戰。被劓脫走。信繁在後軍。聞急。以七十騎馳隔河望。

見輝虎呼而求戰。相搏河中死之。

川中島五戰記。按甲陽軍鑑係

永祿四年九月。信繁嘗誡其子曰。事君勿敢懷二心。雖得

殊寵。慎勿出入後庭。駿臺雜話。甲陽軍鑑。

仁科信盛稱五郎。武田信玄子也。天正十年二月。勝賴軍諏訪。分遣諸將守要害。使信盛守高遠城。小山田昌辰助之。織田信忠引兵十餘萬自木曾入。德川氏自駿河。北條氏自伊豆。並來攻。諏訪軍潰。勝賴走歸新府。諸城皆陷。信盛與昌辰等堅守高遠。信忠合兵來圍。使僧某入說曰。國中盡叛。勝

賴亾在旦夕。子等欲爲誰守。宜速降。信盛昌辰執使者。截其耳鼻。放還之曰。惟有戰已。不知其他。信忠怒。四面薄城。昌辰等出拒不利。退閉門。敵兵踰城入。諏訪莊右衛門妻。擐甲揮薙刀。斬敵七八騎。而自殺。信忠登陴指揮士卒。信盛昌辰注目信忠。以槍鏃之。不中。敵兵競入。信盛與昌辰莊右衛門。渡邊半大夫。春日河內守。原隼人等十八人。入正廳。殊死戰。敵不敢近。會敵將森勝藏撤屋板下射。賊兵死傷略盡。信盛乃自屠擱腸擲之壁上而死。

年十九。昌辰以下皆死之。

武家閑談

論曰。嗚呼。人之善惡。豈因同氣哉。武田信繁之於信虎。仁科信盛之於信玄。父子操行之不同。如薰蕕相反。高遠之役。從信盛死者。如小山田昌辰。諏訪莊右衛門夫妻。皆勇烈凜然。可謂忠於所事矣。

馬場信房

馬場信房。稱民部。後更稱美濃守。武田氏臣也。爲人才武有權略。天文二十二年夏。從信玄擊小笠原長清於桔梗原。破之。元龜元年。從入伊豆。與小

山田兵部將前軍攻韭山。北條氏政來救。信房兵部上箱根山。擊破氏政兵。天正元年春。從略美濃。為先鋒。攻岩村城。織田信長將兵一萬來救。信房以八百人擊破之。拔岩村。信長脫走。四月。信玄卒。子勝賴立。九月。信房從勝賴。巡視遠江境上。掛川城將石川日向。伏銃手入坂。狙射勝賴。信房遣兵搜索走之。擒一人獻之。勝賴為人慄悍。自信玄卒。數出兵駿河。遠江。壁臣長坂。長閑。跡部勝資用事。宿將多被讒間。政大亂。信房深憂之。甲陽軍鑑三年五

長左衛門某晚號長閑大炊勝資

月。勝賴將兵二萬。攻長後城。城將與平信昌告急。

東照公。公與織田信長來救。兵凡七萬。植柵

三層。守以銃手。勝賴欲戰。信房與山縣昌景。內藤

昌豐等。交諫曰。眾寡不較。請還軍。勝賴謀之。長閑

勝資。長閑勝資。素與信房。昌豐等有隙。因說曰。君

欲戰。而諸將強止之。是輕君也。且成敗在天。豈在

眾寡乎。君勿聽老怯之言。勝賴然之。乃下令曰。詰

朝決戰。信房憂懣。與昌景。昌豐等。俱出巡視地形。

至清田。臨流。謂昌景等曰。明日之戰。吾不知死處。

三郎兵衛昌景本姓飯富修理昌豐

欲與諸君訣飲。倉卒無緣辨飲饌。今以水易酒。如何。昌景等亦豫期死。咸曰。可。於是酌流交酬。醉灑涕歸營。翌日。信房為先鋒。與織田氏兵戰。卻之。進薄柵。敵萬銃齊發。飛丸如雨。會昌景等與德川氏兵戰。死之。軍大敗。信房盡亡其兵。乃退登小阜。顧視敗兵。勝賴方與麾下兵數十騎卻走。真田昌輝亦退。聞其兄信綱死。即回馬馳至。謂信房曰。家兄死何處。吾將共死。信房曰。令兄死柵前。敵既充塞。吾欲死於此。子可與俱乎。昌輝乃交馬並立。既而

兵部昌輝
源太左衛門信綱
一作則之

追兵至。信房不應。昌輝促之。信房曰。請暫待焉。良久。遙望勝賴已遠矣。乃曰。吾可以死矣。與昌輝連鋒。肩敵軍死。落穗集年六十二。信房自十七歲從軍。大小數十百戰。所向無不勝。未嘗被創。或問其故。曰。臨戰先謀其可勝而進。故其勝全。又曰。吾野戰做小幡山城。攻城做山本道鬼。甲陽軍鑑

高坂昌宣

高坂昌宣。本姓春日。稱彈正。甲斐人。父曰大隅。世住伊澤。為豪農。大隅沒。昌宣幼。與姊夫某爭田。訴

之不勝。昌宣遂仕國主武田信玄，得寵爲近昵。及壯，數從軍，以功爲隊將。弘治二年，信玄命昌宣守海津城，小幡山城爲副，以備上杉氏。天正元年，信玄卒，子勝賴立。昌宣與山縣昌景、馬場信房、內藤昌豐等奉遺命，勸勝賴與上杉氏和。嬖臣長坂長閑、跡部勝資沮之。二嬖自信玄時用事，至勝賴益被信任，專威權。二年二月，勝賴將兵入東美濃，拔二城。七月，略遠江，攻下高天神，凱旋宴諸將。昌宣與內藤昌豐相謂曰：我武田氏之亾，其兆於此。

矣。二嬖詰問其故。昌宣曰：向取美濃數城，今又有高天神之捷，自是主公狙勝，不復用諫。與織田德川接鋒，一敗我輩皆致死，而後國從之。是非因此捷耶？二嬖啣之。昌宣說勝賴曰：請還侵地於織田德川，與之講和，移擊彼之兵，以取償於東國。二嬖曰：結好仇讎之國，置西而東，非計也。况返已取之地乎？願君勿聽。勝賴以爲然。益圖西伐。甲陽軍鑑三年，勝賴出兵遠江，攻長後城。織田德川二氏大舉來救。勝賴欲戰，山縣昌景、馬場信房、內藤昌豐等交

諫勝賴不聽。軍大敗。昌景以下皆死之。勝賴脫身走。時昌宣在海津。預慮其敗。使小幡山城留守。自率兵發川中島。路得敗報。乃至小馬場。迎饗勝賴。勝賴曰。我悔不用老臣之言。取挫衄。無面目對汝。昌宣曰。君妙齡。縱欲戰。老臣以死諫之。則君安得獨戰乎。雖然。此輩皆與臣等俱從先公。積功勞。令已殞命。豈非可惜耶。願君勿再誤。落穗集軍旣歸。昌宣因說勝賴與北條氏政議和約婚。勝賴從之。四年。昌宣從巡視遠江境上。東照公將八千人軍。

橫須賀城側。兵銳甚。勝賴分兵爲十七隊。自率輕兵巡城傍。昌宣見之。馳馬追諫。勝賴曰。長筱敗衄之後。我兵皆喪氣。無固志。今深入客地。以傷瘳之餘。當新勝之敵。恐隻騎不得歸。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也。勝賴曰。去歲取敗者。因有信長之援耳。彼何得抗我。昌宣垂涕曰。先公遺臣盡於長筱。獨有老臣存。君又欲殺之乎。勝賴乃還軍。五年。勝賴娶北條氏政妹。昌宣語人曰。今夕吾始得高枕。明年。昌宣以病沒。昌宣爲人忠勇。屢規諫勝賴。二嬖深忌。

之及其沒。無復忌憚。勸勝賴數出兵。四隣倍畔。終以至亡。甲陽軍鑑

論曰。高坂昌宣。事武田氏。嘗得怯懦之名。其陷堅摧銳。不如山縣昌景。應變出奇。不如馬場信房。而深慮持重。以國家為憂。數犯顏盡忠規。則二人之所不及也。信玄之攻小田原也。昌宣諫之。以為危道。信玄雖不從。然嘉其忠讜。蓋亦知犯險深入。敵地非萬全之策也。信玄在世。號為勅敵者。無如上杉氏。海津城當上杉氏之衝。信玄舍二人。而獨使

昌宣守之者。豈非亦以深慮持重之故耶。

從簡錄

卷之二

三

岡田氏藏

名節錄卷之一

其或以名節錄卷之二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0188